采風 Feature 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千好萬好不如睡得好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如果天降橫財六百萬，你猜一萬人中，有幾個不動心？當然，老天不會無端降橫財，說得更具體一點，如果有六百萬，不是由天而降，而是某甲疏忽，遺落在某乙身邊，一萬個某乙中，有幾個可以不動心？

終於有一個了。那是深圳司機李東英，發現失魂魚乘客落車後，沒有帶走他的行李大篋，好奇打開一看，滿塞大篋內花綠綠的美金歐羅閃入眼球，這一剎那，只要動了貪念，夠他一生享用；可是李東英的良知提醒他：動不得！馬上報知的士公司，公司負責人建議他送交南湖派出所。

六百萬巨款回到身邊，失主歡喜到抹過一額汗，感激到要給李先生酬金，可是一臉忠厚的李先生搖頭說，不要不是自己賺來的錢，睡得才安穩！

「不要不是自己賺來的錢，睡得才安穩！」真是一等智慧金句，想起香港近年連串貪案的主角，終其生為貪之不厭的財富傷盡腦筋，不知午夜夢迴，會不會像李東英一樣睡得安穩？又多少人認識到問心無愧，睡得安穩才是人生第一大福！

李東英故事還有小細節，這行李大篋還是送走失主後，給後來上車兩名男士發現的，如果這兩名男士動了貪念把錢帶走，李東英不知情，大篋下落不明，李先生惹上官司，案情就複雜了；同時的士公司負責人提議他第一時間把篋送交派出所而不是送交公司，這都是深圳值得表揚的正能量，過去不少港客非議過某些深圳司機，只是各行業中任何城市都有的良莠不齊現象，問心，香港商人做自由行生意都老實嗎？只不過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深圳在轉變中，從年輕人車上主動給老人讓坐，反思到香港巴士上霸兩個位的小學雞，明顯我們社會家庭教育都出了問題，要不就是電視上看得太多掟蕉例子吧！

春遊西法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春遊西法（法國西部），繁花似錦，單是賞花已是樂事；加上秀麗如畫的河川、古鎮風貌；宏偉壯觀的城堡、教堂建築；還有、還有那教人垂涎的海鮮美食和法式薄餅：…推動了五月的西法之旅。

其實，西法之旅的念頭最早來自好友Chit的邀請。好友「老來從子」（她可是一點也不老！），旅居法國十多年，近年因長輩體弱，遂決定做「太空人」，每年留港六個月，方便照應；其餘半年時間，仍舊居法，而且獨居法國西部布列塔尼省一個小鎮，愛其簡樸寧靜，享受自由空間。

布列塔尼省帶有很強的地方特色，位處法國西部邊緣，形成一個與眾不同的小世界。布列塔尼是個臨海地區，海岸線呈鋸齒形的半島為大洋所環繞，經常遭受強風和風暴的襲擊。從漁港到海水浴療養地，從寧靜的小海灣到細沙海灘，整個海岸線呈現出豐富的自然景觀及星羅棋佈的島嶼。

好友租住的居所，在瀕海小鎮一個有超過六百年歷史的古老莊園內。屋主是好友法籍媳婦的老爹，雖說是姻親，但法國人就是事事清楚，租金還是要每月計算。莊園連農耕地佔地超逾十英畝，周邊被樹林重重包圍，屋後有小溪環繞，自然景致令人精神一振，晚上更可看到滿天空的星宿，而且它們看來是距離得那麼近，好像伸手就可以摘下一顆小星星！

■布列塔尼省小鎮，一個與眾不同的小世界。 網上圖片

動物演員

琴台客聚 孫浩浩

戲劇世界裡，大多會分忠奸兩派。現實世界中，沒有絕對的大奸大惡，沒有人天生出來就要殺人放火的，變態殺手除外。不過，好人也會有一些鮮為人知的陰暗面，你我生活在現實世界中，不難發現人類確有醜惡的一面，尤其在利益衝突下，爾虞我詐、笑裡藏刀的事情常有發生。不過，在動物世界裡，我見到的都是善良的。

當小編劇的時候，也曾寫過一些與動物有關的場面。其中有一場戲，劇中人一怒之下打翻了魚缸，金魚翻倒在地上，掙扎了幾下，最後當然逃不過鬼門關。當時心裡就有個疑惑，那幾條金魚雖然不是我親手殺死，卻有一種「我不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的感覺。就因為我寫了這個設計去表達劇中人的憤怒，於是幾條本來活生生的金魚就無辜枉死了。

小時候，少有機會接觸貓狗，後來身邊多了許多貓朋狗友，跟他們的寵兒接觸過後，發現他們都很可愛，於是自己也養起貓來。跟貓兒們相處下來，更發現他們都很善良，他們不會有人類的奸詐和狡猾。他們親你就是喜歡你，並不是有任何目的。可能你會認為他們親你只為了討吃的，但貓狗絕不會跟他不喜歡的人討吃，他們不像人類。老闆、外母、情敵這些都是樹敵最多的人，可是基於某些原因，你還得對這些人笑臉迎人。動物主動親你、嗲你，代表他對你是百分百忠誠。人類的笑容甚麼時候是發自內心，甚麼時候是笑裡藏刀，有時我也不懂得去分別。

動物有時比人類更有靈性。所以縱然小時候老師都教我們動物該用這個「牠」，但我都習慣了把動物寫成這個「他」。記得那時開拍「當狗愛上貓」，痛恨我沒法參與，我渴望把心底對貓狗的感情透過戲劇表達出來。那時我還哀求有關方面，若有天這劇開拍續集，一定要預我一份。不過，後來我的想法改變了，因為得知拍攝過程中，難免會叫動物吃苦。

曾經聽過前輩演員秦沛的分享，他拍攝「愛情全保」時，跟劇中的警犬有不少對手戲，這位狗演員十分乖巧聽話，大家相處融洽。可是後來有一場戲，秦沛要大聲喝罵警犬，狗狗不知道自己是演員身份，更加不知道身邊這位是出名演技精湛的演員，明明剛才還親切可人，卻忽然破口大罵，狗狗不知道究竟自己做錯了甚麼，兩耳低垂，尾巴垂得更低。我聽着也覺心痛。

更心痛的是看到一些古裝片，劇中人騎着馬的打鬥場面。為求效果，導演及武指大多會設計斬馬腳或拉倒馬匹，讓人馬齊齊翻倒。馬是膽小的動物，這種場面害他們受驚事小，不知有多少馬匹會因此骨折。在香港，馬匹遇上骨折，許多時都會遭到人道毀滅。現在大部分古裝片都在大陸拍攝，我不清楚中國大陸對待骨折的馬匹是否都一樣？

人類太聰明，創造了藝術，創造了娛樂，也創造了電影電視，於是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爭相賣命，明星演員親自上場，特技人個個藝高人膽大。可是在動物世界裡，他們沒追名逐利，他們從沒要求要做明星。我們人類為了娛樂，硬要他們充當演員，不惜害他們受傷，甚至死亡。我們是否太自私？恕我愚昧，未能想通這一點，所以在我創作的故事中，很少會有動物出現。

初夏之夜的帳然

百家廊 吳小彬

在我居住的城市，有一條美麗、僻靜的林蔭路，很多人都知道並喜愛。尤為難得的是，這條路上還有一家經銷學術書籍的小書店，幾年前，在這裡我買到了愛·薩義德的著作《知識分子論》。我把這本書讀了兩遍，作者對知識分子的界定和論述，讓我品味良久。

「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熱情以及正義、真理的超然無私的原則感召時，斥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

「在我們的時代，體制與組織（包括學院、教會、職業協會和國家）收編知識分子的情況到了異乎尋常的程度，知識分子的主要責任就是從這些壓力中尋求相對的獨立。因而我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和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有史家考證後指出，中國古代的「士」，相當於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士」早於西方同行兩千多年便已出現了。在孔子、孟子的筆下，「士」的生命價值和存在意義，與薩義德的闡述多有相同處。

孔子曰：「士志於道」，「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篤信善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孟子說：「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矣。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顯然，古今聖賢對知識分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寄予了極高的期望，將他們視為「道德」、「正義」的體現者。那麼，時下我們許多知識分子的情況怎麼樣呢？我們的「士」，工作和精神狀態如何？

先講兩位我熟悉的人士吧。

上世紀90年代，從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蔣某，被分配到一雜誌社工作。針對當時地方藥廠製售假藥、農村土葬佔用農田、紅白喜事大操大辦等問題，蔣寫了不少報道和批評文字。他還經常閱讀魯迅、巴金的著作，對社會問題保持着關注，在內心我是以他為同類的。可是又過了些年，當蔣工作時間長了，見識也更多了以後，他卻漸漸沒有了早年的批判鋒芒和思想銳氣，變得「成熟」了。2008年，他被任命為特刊部主任，負責編輯一市場周刊。此周刊主要介紹全省比較知名的商業企業，報道一些老闆的個人奮鬥經歷和發家史，周刊經費實行包幹，每年要向社裡上繳30萬元利潤。自那以後，蔣每天一上班，就把電話打個不停，然後向下屬分派採編任務，中午和晚上還要參加飯局。他再也沒有時間和心情讀魯迅的書了，他整天都在琢磨怎樣改進報道方式，怎樣讓那些老闆們捨得拿出錢來進行宣傳。

前些年我做編輯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大學畢業後先做教師、後調至政府部門工作的年輕人，他姓張，在來稿中他談到行政機構設置重疊、冗員過多、官僚習氣等問題。我給他去信，希望他多寫文章。張用毛筆字回了一封長信，講他的基層工作見聞，也談到了自己在理想與現實的夾擊下的苦悶、焦慮，他說自己經常讀書到凌晨，非常渴望能在工作中施展才華，改變周遭的沉悶、庸碌。我為他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所折服。後來，我和他的工作都有了變化，聯繫也少了，只聽說他得貴人相助，仕途騰達，不幾年已官至市政府副秘書長。去年11月，我正在為一篇文章的寫作發愁，忽然接到張打來的電話，說他來省城開會，住亞太酒店，邀我相聚。我欣然赴約，在一間包房裡見到他，他比從前胖多了，身着雪白襯衣，還打着領帶，身邊圍着幾個唯唯諾諾的屬員。談到這些年的工作，他只一句話：忙，太忙了，由於分工負責城市開發、建設這一塊，事情太多，天天要忙到晚上十一、二點。問我的情況，當得知我還在寫社會隨筆一類文字，是騎着自行車來的酒店後，他大吃一驚，到現在你還在寫那些文章？到現在你也沒謀個一官半職？雖然他沒多說甚麼，可我還是從他的表情和神態裡讀到了嘲諷，那潛台詞是：寫那些東西還有甚麼用處呢？你為甚麼不把自己的職位調上去，為甚麼不先把自己的生活打點好呢？而我，心中也覺得不舒服，一個曾經以「世人皆醉我獨醒」的氣質奮鬥和追索的年輕人，變成了眼前這個前呼後擁的政府官員，我不知是該為他喜還是為他悲，總之那頓飯吃的是毫無味道。

勿庸諱言，近年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態和精神發生了變化，他們或深陷於專業工作中難以自拔，為完成「指標」、「利潤」忙忙碌碌，或在「學術規範」、「績效考核」的鞭策下，埋頭於青燈黃卷、考據鈎沉，為論文寫作和發表絞盡腦汁、四處奔波。他們都忽略了變動中的中國與世界，忽略了窗外的風雨，無視或輕視到處盛行的不公、不平、虛假與腐敗，對「無道」和鄙陋的現實，他們或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或壓根就沒有了批判的意願及興趣，工作事務、業績政績或「餖飣之學」，佔據了他們的頭腦，他們被牽引着為課題、項目、職稱、經費、房子、出國考察和訪學名額而操心、勞作，全神貫注於這些「謀食」之事，忘記了知識分子的使命與道義擔當。

我們身處的當下，是一個現代化隆隆開進的時代。現代化是以一系列對人的制約與要求為其特徵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化即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合理化過程 」，這個過程是要通過大量行政程序、管理和評價機制的改變及重新確定來完成，是以可用數字量化的標準來體現的。

在學院和科研體制中，知識分子的職位是和對教學、論文、論着發表的考核及評比連在一起的，這構成了巨大的生存壓力。在此壓力下，知識者被迫捲入繁瑣的研究工作和教學事務中，他們慢慢習慣了「專業化」，漸漸對社會、正義、價值無所用心和聽之任之。而在學院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在各自的職業領域，同樣受到權力的「歸類」和異化。有時，這種「歸類」和異化打着「市場經濟」的旗號，以要求業績的體現、上繳利潤、完成工作定額等等。總之，同樣把知識者的心思和興趣限定在狹窄的範圍內，令其不知不覺間喪失社會批判的功能。

雖然方法不一，路徑不同，但最後的結果都是知識分子的暗啞和失魂，是道義的坍塌和散佚。有時，即使面對遭到整個社會譴責的重大負面新聞，我們也很難聽到來自知識界的批評了。當然，總有少數幾個人堅持着正義、公平，擔當着「繼承前賢」、「 針砭時弊」的重任，但多數知識者被體制「收編」與異化，卻是一個十分明顯但乏人指問的事實。

前幾天的晚上，想着這些問題，我又走到本文開頭提到的那條林蔭路上，心中充滿了惋惜和惆悵。我在想，時下我們有些知識分子，如此偏離了道義與價值，他們該如何面對聖賢責難的目光？

■如今一些知識分子全神貫注於「謀食」之事，忘記使命與道義擔當。 網上圖片

重訪母校

生活語絲 吳康民

七十年前，我畢業於惠來中學。七十年後，我第一次重返母校。他們舉行了一個歡迎集會。我在席上致詞說：七十年前，我是母校最年輕的畢業生，今天，我是在座的最老的一個。所以這一次我把只有兩歲的小孫子帶來，希望下一代能夠知道爺爺輩曾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堅持學習。知識來之不易，應該好好珍惜讀書的好時光。小孫子當然不知道爺爺說的是甚麼。我是說給在座的同學聽的，小孫子不知就裡，也跟着大伙熱烈鼓掌。

我還把當年教學的老師的名字一一清楚地報道出來，他們的教學特色我都記得。可見中學時代的良師，對一個人的成長影響有多大。

我還說，一個人的基礎知識，即「通識」，主要是在中學獲得的。俗語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也可以演繹為，中學不打好基礎，一生人便有所欠缺。況且，少年時代，是吸收知識的最有效的時期，許多古詩的背誦，許多自然科學的基本原理，許多歷史朝代的變遷，許多地理概念，許多英語的成語和經句，都是在中學時代背下來，記下來的。

一個人學成之後，踏進社會，累積的主要是經驗，是一些專業經驗。再重讀基礎知識的機會就較少。當然終身學習是我們應該提倡的，但就較少機會一科一科地再分別重溫了。

七十年前，特別是在抗日時代，中學的設備與今天差得很遠。我們的上課還常常要由於空襲警報而避進防空洞。當然，惠來是個小地方，日軍的空襲不多。但記憶之中，也炸過一兩次，有一次炸彈炸中了一家大屋，我的一位姓方的同學的母親被炸死，我們大伙還前往悼念和安慰他。

惠來中學原址是孔子廟，所以留有不少明清的殘碑。現在他們又豎立了巨大的孔子和毛澤東的塑像，也有孫中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半身雕塑。校園現已擴大了很多，我就讀時由華僑富商林連登捐建的連登樓還在，不過已是重新修葺的了。

街市與超市

隨想國 興國

領匯出版了一本《摩登街市——大元街市新世代》，從街市的發展沿革，一直講到大埔大元街市的優化，看完後竟然有到大埔走一趟的念頭，一睹優化後的街市的真面目。

我和內人都喜歡逛街市。到內地旅行時，內人一定問當地居民的一個問題，就是街市在哪裡。然後起個大早，前往一探，到集合時候才返回。

以前在台灣讀書工作，逛街市最喜歡賣弄的，就是會說的幾句台語，特別是那句一斤多少錢的台語。結果是，街市攤檔的老闆娘，一看見我就用台語對我吱哩嘩啦地講了一堆話，我自然大部分都「莫宰羊」，不過還是裝出很懂地微笑付錢買菜。

街市的人情味最是濃郁，相熟的檔口買菜時都會附贈薑葱。不過這種附贈如今已沒有了，因為薑葱都很貴。

買菜絕不上超市，因為超市給人的感覺是冷冰冰的，而且更讓人生厭的是排隊付帳，付錢也要排長龍等候的感覺很不舒服。超市的菜都是包好的，看不透裡面是否新鮮，魚也只能看到一面，有些水果只能觀看膠紙下的幾顆不能窺見全部。

最喜歡的是小時候到街市，買條魚，切斤肉，挑些菜，會用報紙包一包，用鹹水草綑綁，拎着回家。現在回想，那是最環保的時代吧？哪像如今到超市，帶回家的總有一堆膠袋。

也許從傳統到現代化的過程，需要用環保為代價才能換得吧。

東方面孔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提到當年用東方面孔做ELLE封面，有一段在我心中縈迴多年的小插曲。當時，一方面是配合「九七回歸」百年盛事，另一方面是延續我推行的本土化編輯方針，這同時得到法國總部的大力支持。

我的「本土化」其實是以國際級包裝把本土天才引進國際雜誌這個平台，並以本土角度做國際題材，所以，雜誌的形象是更國際化、摩登化。當然，這個構思初時難免有爭議。但是，以倍數上升的銷量和廣告收入堵住了反對的聲音。

記得當時提出以具國際知名度的東方面孔做封面時，幾乎所有香港同事持保留意見，說用中國人做封面會令雜誌形象「cheap晒。」真正理由是擔心法國老闆不會同意。我當時感到意外之餘了，就笑着說：「原來大家心中一直覺得自己cheap？」然而，公司的外國同事卻幾乎異口同聲：「Mary, that is great, go ahead.」

結果，我在great和cheap之中做了great的決定。不過，張曼玉並非「東方面孔」的首選，主要是她那幾年都在法國，並揚言謝絕港台傳媒訪問；鞏俐才最有代表性，一方面她是首位中國女星獲威尼斯影后，也是首位中國女星出任國際品牌歐萊雅「面孔」，她同時是以中式服揚名國際的「上海灘」品牌代言人。九六年有場在君悅酒店舉行的時裝秀，身穿中式風格裝的鞏俐以壓軸姿態出場時，那種典型的東方女性美驚艷全場，我印象深刻。

後來因鞏俐時間配合不上，我們才嘗試去說服張曼玉。她本來叫我們拉隊到巴黎拍攝，或請法國總部派人拍。但我不同意；一來是預算問題，二來是跟回歸主題有關，希望她也「回歸」。幾經說服，她終於答應提早半個月「歸來」，以配合我們的製作時間。於是，身穿Gucci紅衣的「張曼玉回歸」象徵了香港回歸（找不到更好的中式服）。

時至今日，國際名牌的東方面孔已不鮮見，巴黎天橋上的東方身影日益成焦點。當看到范冰冰連續三年穿着中國風晚裝走上康城紅地毯時，我為她喝彩，就像為昂山素姬身上那永遠的緬甸民族服裝着迷一樣。